孔子編年

松平直亮圖書

B 10018

寄贈
大正十三年四月七日
松平直亮氏

光緒丁亥年
浙江書局刻

例言

一孔子魯人因魯史修春秋故是書仍以春秋編年凡孔子轍跡所至自周天子以至列國皆分注元年於其下以備考核餘不錄

一是書略仿綱目體例凡孔子之事有關乎出處之大者皆總揭其要於各年之下後乃分引經傳以證之

一孔子弟子有年名者三十餘人皆足與孔子之年相參考玆皆以次編入其無年者不錄

一是書所引以論語爲主而參考以春秋三傳國語禮記家語史記閒有採及孔叢子韓詩外傳琴操水經注說

000555415 9

苑諸書者皆取其信而有徵一切妄誕之說概不敢載卽家語史記中有不可以訓者亦從汰置

一每年所引以事之先後爲敘不以書之早晚爲列其有一書而連引數條者則用一又字以省繁重若前後不相比附則仍標書名以便觀覽

一先儒辨論雖不可與經典並列然儘有足資考訂者玆皆以小字雙行分注於各條之下其管見所及則加愚按以別之

孔子編年敘

先聖事蹟考之者詳矣大率以史記孔子世家爲據顧世家外互不足取信可卽以世家正之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計自哀公十一年逆數至定公十三年爲十四歲玆云定十四年去魯則爲十三歲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又云定十二年去魯則爲十五歲皆與十四歲不符衞世家孔子至衞在靈公三十八年當魯定公十三年正與去魯年合玆繫之十四年陳世家孔子至陳在愍公六年當魯定公十四年宋世家孔子過宋在景公二十五年當魯哀公三年玆並繫之定十五年亦彼此矛

盾至孔子適周在昭二十四年茲繫之七年孔子爲司空在定十一年爲司寇在十二年茲與爲中都宰並繫之九年尤似失實若夫定十四年孔子自河反魯哀六年又自陳反魯則史遷不言而歷來考古家亦從無見及者奇不揣檮昧竊取孔子生平事蹟仿宋儒胡元任編年體例以次錄之而稍加釐訂非敢爭勝前人亦庶幾先聖出處言行不至無歲月可考云爾溧陽狄子奇

孔子編年敘

考據之學至今大備操觚家幾手訂一編矣當此而欲以立言自見苟非別有心得實能發前人所未發而爲後人所不易者恐不足以覆醬瓿也溧陽狄君惺垣於孔孟之書研究二十餘年著有四書質疑孔子編年孟子編年四書釋地辨疑鄉黨圖考辨疑等書攜置行篋客秋遊硯秣陵昕夕過從索而讀之精細賅博卓卓成一家言而其中尤以孔子編年爲傑作如謂孔子以周歲增年定公十四年哀公六年孔子皆反魯諸條援據確鑿無可訾議自漢以來考古者未之及也倘所謂發前人所未發而爲後人

所不易者非與因慫慂付梓以公同好其餘各種將續刊
云上元愚弟温肇江拜譔

孔子編年卷一

溧陽狄子奇

〔原始〕謹按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周成王殺武庚封微子於宋微子卒弟微仲立微仲卒子宋公稽立稽卒子丁公申立申卒子湣公共立共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方（一作祀）弒煬公以國授其兄弗父何何不受鮒祀立是爲厲公而何世爲宋卿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子孫因以爲氏孔父爲華督所殺其子木金父奔魯（家語及世本俱謂防叔始奔魯非是）始爲陬人（本左傳杜注及蘇氏古史）金父生皋（一作睪）夷（世本作祁父江

氏永曰祁父蓋郎皋夷之字　皋夷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季曰徵在妻之生孔子

此參酌史記家語出之乃孔子先世譜系故列之卷首

己酉　魯襄公二十有一年　周靈王二十年鄭簡公十四年齊莊公二年宋平公二十四年晉平公六年衞殤公七年蔡景公四十年曹武公三年陳哀公十七年楚康王八年

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于昌平鄉陬邑闕里　按公羊穀梁傳俱謂孔子生於是年洪善慶闕里譜系程登庸年表辨正蔡復賞孔子編年宋濂孔子生卒考俱從之史記及左傳杜注則謂孔子生於二十二年蘇轍古史羅泌路史金履祥通鑑前編孔氏家譜年譜世表素王事記皆從之然杜注於昭公二十四年謂孔子是年三十五歲史記注引賈逵說亦然似又參用公穀之說今故定從二傳史記索隱謂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爲二十二年非是周正建子之十一月乃今之九月安得屬明年耶左傳釋文謂他本有作二十三年生者更不可信○何休公羊傳注云時歲在己卯聞氏本又有作乙卯者錢氏大昕曰於三統術時歲在乙巳乙卯乃乙巳之誤注作己卯亦非此與舊說迴異姑存以俟考

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按經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無庚子也夏氏洪基謂公羊緣孔子妊十一月生故誤鄭氏環謂庚子已亥十一月朔氣故以爲十一月俱非胡氏培翬曰陸德明公羊釋文止載庚子孔子生五字無十有一月句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據此則公羊與穀梁本同今所行之公羊本蓋誤○五行書謂孔子生於庚戌二月二十三日不知何據

穀梁傳庚子孔子生

庚戌　二十有二年　年一　錢氏大昕曰古人周歲始增年孔子以己酉十月念二日生故止七十三

歲愚按此說似未可泥魯襄公生於成公十六年至九年爲十二歲是不以周歲增年也絳縣老人生於魯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計當七十四歲而師曠止云七十三年是以周歲增年也若孔子之以周歲增年正有明據索隱云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是以周歲增年也今從之凡伯魚子思及諸弟子生年皆依此計算惟云孔子以十月念二日生則顯與春秋相背耳

辛亥 二十有三年 年二

壬子 二十有四年 年三 父叔梁紇卒殯于五父之衢 說見後

（家語本姓解）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 原本有葬于防三字茲削之

癸丑 二十有五年 年四 弟子秦商生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秦商魯人字不慈 左傳作丕茲 少孔子四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甲寅 二十有六年 齊景公元年 年五

乙卯 二十有七年 衞獻公後元年 年六 嬉戲陳俎豆設禮容 此事本無一定之年年譜繫之六歲姑從之 弟子顏由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

丙辰 二十有八年 年七 弟子冉耕生 按伯牛之年不見於史記家語茲依闕里廣志及聖門志補入

丁巳 二十有九年 周景王 楚郟敖元年 年八

戊午 三十年 衞襄公元年 年九 弟子仲由生 呂元善聖門志作生於三十一年蓋

謂孔子生於二十二年故也今不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以下問答多見於論語茲不錄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仲由弁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爲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爲大夫遇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

己未　三十有一年　蔡靈公元年　年十

〔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杜注仲尼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愚謂孔子生而神靈當十歲時未必不能作此語不必長而後聞也○三傳及國語所引孔子語多散見於家語其大略相同者概不重出

庚申　昭公元年　年十一　弟子漆雕開生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漆雕開蔡人字子若閻氏若璩曰史記列

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字本啟字避景帝諱改俗本家語字子若者失之少孔子十一歲

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

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

辛酉 二年楚靈王元年 年十二

壬戌 三年 年十三 弟子有若生 按史記正義引家語作少孔子三十三歲今本作少孔子三十六歲茲從史記孔子之卒諸弟子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當必在年高有德之科惟徹座之說則不可以訓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十三歲或作少孔子三十三歲

癸亥 四年 年十四

穀梁傳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甲子 五年 年十五 弟子閔損生 按索隱引家語本作少孔子十五歲今本作少孔子五十歲蓋誤茲從史記

左傳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家語謂閔子爲費宰非是

乙丑 六年 十六

丙寅 七年 十七

丁卯 八年衛靈公元年 十八

戊辰 九年 年十九娶夫人幵官一作上官氏

家語本姓解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臧氏庸曰幵官氏在魯安衆里見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己巳 十年 年二十初仕爲委吏 子鯉生按索隱引家語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一歲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應在是年

孟子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

家語本姓解孔子娶於宋之上官氏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鄭氏環曰楊敬仲先聖大訓及年表云孔子二十歲始仕於魯爲委吏是年子鯉生二十一歲爲乘田按始仕則通贄而君或有所賜大訓及年表是也

庚午 十有一年晉昭公元年宋元公元年 年二十一爲乘田

孟子孔子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史記孔子世家嘗爲司職吏朱子曰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郎孟子所謂乘田而畜蕃息

辛未十有二年年二十二

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右尹子革夕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祈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是時楚子尚未卒不得有謚當是後來追論然明年郎及於難故仍列於此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溪

檀弓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

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按此事本不知何年鄭注謂卽是年楚子圍徐懼吳事姑從之

壬申十有三年鄭定公陳惠公蔡平公元年年二十三

左傳同盟于平邱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癸酉十有四年楚平王元年年二十四母顏氏卒合葬于防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一句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如字也蓋殯也問於陬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江氏永曰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爲一句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殯魯城外五父衢孔子不知其爲淺葬見者亦以爲深葬孔子於是審愼而不敢輕啟蓋意欲從周人之合葬如其葬巳深則不可輕動也後乃知其爲殯而非葬由問於陬曼父之母而知之於是啟其殯與母合葬於防記文本如此先儒誤讀不知其墓四字爲句遂生妄說且破愼爲引後人深驗記文此句讀不明之故也近世高郵孫氏護孫著檀弓論文始得其讀先聖之誣始釋愚按此說誤由史記世家又有與饗季氏爲陽虎所紲一事更爲誣罔茲并削之

又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家語曲禮公西赤問解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以下與檀弓文同茲不錄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戌十有五年曹平公元年年二十五

家語曲禮公西赤問解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某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此即史記季氏饗士之說是時虎尚未用事疑亦未可信下有孔子與曾子問答語更誤

乙亥十有六年年二十六

檀弓孔子既祥此大祥也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聲歌

丙子十有七年晉頃公元年年二十七學官于郯子

左傳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按家語致思解有孔子之郯塗遇程子一事疑在是年然是時孔子並未至郯故不錄○又他本以學琴師襄事繫於此下未見的據茲削之

丁丑十有八年年二十八

戊寅十有九年曹悼公元年　年二十九　弟子冉求商瞿冉雍生　按仲弓之年今家語本不載茲依史記索隱所引本補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爲性多謙退故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宏宏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己卯二十年　年三十　弟子巫馬施高柴生　按家語子羔少孔子四十歲茲從史記

左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

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孟子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江氏永曰此論之家語正論解謂孔子在齊非也愚按史記孔子世家是年又有齊景公與晏子來魯一事似亦無徵他本載之兹不錄

左傳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

古之遺愛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巫馬施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於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

庚辰二十有一年蔡悼公元年年三十一　弟子端木賜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下有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等語俱近浮夸茲不錄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衣弊衣冠并日蔬食衎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齊

辛巳　二十有二年年三十二

壬午　二十有三年周敬王元年　年三十三

癸未　二十有四年蔡昭公元年　年三十四適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宏

閻氏若璩曰孔子世家載適周在昭公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又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言於魯君而後適周則爲昭公二十四年當以此爲是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按春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雖日食而敬叔尚未從孔子遊何由適周江氏永日孔子適周在敬叔學禮之後宜在此年三四月間但敬叔有父喪家語謂與俱往疑未必然愚按舊以敬叔即南容非是夏洪基弟子傳略以南宮縚一名适字子容者爲一人以仲孫說一名閱謚敬叔者爲一人以家語金人一事觀之正與南容謹言相合疑當時適周者

原是南容特誤爲敬叔耳

左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

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家語觀周解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此下一段與左傳同節之）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宏（江氏永曰問禮老聃曾子問言吾聞諸老聃者四是其遺言若史記老子傳所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多慾態色淫志世家家語所謂好議人發人之惡此豈所以告夫子哉即老子猶龍之譽疑亦爲老氏者增飾之辭訪樂萇宏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論大武樂有聞諸萇宏之言）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此下有老子送孔子語乃綴拾史記成文與上下文氣不貫且語多紕繆茲削之）

又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又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旣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若此豈以口過患哉

又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贄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辨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是時孔子尙未歷聘諸侯疑亦假託之詞

孔叢子嘉言篇夫子適周見萇宏言終退萇宏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某布衣聖將安施萇宏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家語觀周解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又致思解孔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按他本此下載孔子告伯常騫一條不知何年玆不錄

孔子編年卷一

浙江書局刊

孔子編年卷二

溧陽狄子奇

甲申二十有五年年三十五適齊江氏永曰世家敘適齊於昭二十五年是也謂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則未必然年譜書適齊於昭二十一年亦非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

公羊傳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

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家語致思解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甚哀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帶索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晩而自覺悔之何及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絶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此事又見韓詩外傳丘吾子作皐魚）

又正論解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此事又見檀弓）

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於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

孔叢子記義篇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又論書篇孔子見齊景公梁邱據自外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愼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愼矣孔子答曰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愼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此解明德頗與朱子大學章句相牴牾然孔安國尚書堯典傳即如此解）

家語六本解孔子在齊舍于外館景公造焉周使適

至言先王廟災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江氏永曰釐王至敬王十世廟當已毀如未毀宜言親盡不毀當災乃別爲之說疑後人因在陳論桓僖廟災之事增飾爲此愚按此說亦有見附錄之江以答商羊一事事繫于此下家語問商羊是遺使至魯非在齊事茲不錄又家語有曾子從孔子適齊齊景公聘以下卿之禮一事說甚又孔子與齊高庭問答一段不知何年他本載之茲并刪

〔論語〕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叢子嘉言篇〕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晏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以齊爲遊息之館當或可救幸不吾隱也夫子曰死病無可爲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艮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據此不當有沮封之事

乙酉二十有六年宋景公元年年三十六自齊反魯江氏永曰孟子言未嘗有

所終三年淹而歷聘紀年謂留齊七年非也昭二十七年吳季札聘上國子死嬴博間夫子往觀葬蓋自魯往觀嬴博間近魯境也然則在齊不過一年耳愚按歷聘紀年蓋因誤讀史記世家而去然世家云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于乾侯年四十二句與下句連讀非謂反魯時四十二歲也凡以甲申適齊辛卯反魯者皆非是

弟子原憲樊須生按家語樊須少孔子四十六歲茲從史記

〈家語曲禮子貢問解〉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事不懸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又六本解〉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邱之邑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某亦甚矣於是遂行馬氏繡曰據此足見晏子沮封之非實

〈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遂行反乎

魯金氏履祥曰晏嬰賢者即夫子亦嘗賢之今景公將封孔子而晏子不可夾谷之會史記謂晏子與有謀焉或疑晏子心雖正而其學墨固有不相爲謀者然論晏子者當以孔子之言爲正他書未可信也

論語齊景公待止也義見爾雅廣雅蓋孔子欲去而景公留之也史記世家本作止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於衛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丙戌二十有七年楚昭王元年年三十七

檀弓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丁亥二十有八年曹聲公元年年三十八　弟子顏回生按史記家語俱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家語又云三十二早死以論語伯魚之卒考之殊說不去聖門通考及至聖編年世紀俱謂顏子少孔子三十八歲合以家語三十二歲卒當孔子七十歲爲魯哀公之十三年正與伯魚之卒同在一年惟魚死差先耳茲從之

家語正論解晉魏獻子爲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戊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爲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此條比左傳較簡當故舍彼錄此

戊子二十有九年 鄭獻公元年 年三十九 弟子梁鱣生 按史記作少孔子二十九歲茲從家語說見後

左傳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

毋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晩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據此則梁鱣之年必少于商瞿卽謂生于是年向不甚的乃史記謂鱣與瞿俱少孔子二十九歲豈復可通

己丑 三十年 年四十 弟子陳亢生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庚寅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元年 年四十一

辛卯 三十有二年 年四十二 弟子公西赤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賓客之儀

壬辰 定公元年 曹隱公元年 年四十三

癸巳 二年 年四十四 弟子卜商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卜商衞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宏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衞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

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甲午三年年四十五弟子言偃生按家語作少孔子三十五歲茲從史記

家語冠頌解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道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闕心袞職欽

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元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元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僘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其皮弁素績緌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按是時邾子新喪恐未可行冠禮然篇中引成王冠事亦於既葬後行之故仍繫之是年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既已受業爲武城宰

乙未 四年年四十六 按素王事記以家語觀欹器事繫於是年他本從之未見確據茲不錄

弟子曾參顏幸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以爲卿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妻藜蒸不熟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顏幸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丙申　五年　陳懷公曹靖公元年　年四十七

家語曲禮子夏問解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原本有初爲中都宰五字疑誤刪之）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此事亦見呂覽安死篇姑載之）

魯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某之所聞羊也某

闔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按史記評林余氏有丁以此爲定五年事）

史記孔子世家　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甲午　論語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按何晏集解以此爲四十七歲語當必有據茲仍之又按論語中如陽貨欲見孔子天下有道祿之去公室等章疑皆是一時語因無左證槩不敢錄）

丁酉　六年年四十八　弟子顓孫師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戊戌　七年年四十九　弟子宓不齊澹臺滅明生（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作子賤少孔子三十歲今本作四十歲茲從史記史記作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茲從家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

致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資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說與史記相反）然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闕闕）為名仕魯為大夫

己亥八年年五十公山弗擾以費畔召（鄭氏環曰不狃之召當在定八年冬陽虎入讙陽關以叛之時史記繫之九年陽虎奔齊之後非是愚按定八年擾與陽虎季寤等六人謀去三桓不克虎入讙陽關以叛寤亦出奔是時擾既與亂孤立無依不得不為此負隅之計故其畔以八年為斷世家雖繫之九年然云是時孔子年五十仍指八年言鄭蓋考之未審耳）欲往不果　弟子冉孺曹邮伯虔顏刻叔仲會生（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作叔仲會少孔子五十四歲與今本家語不同茲從今本）

〔公羊傳注〕定公八年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此事又見家語說苑及韓詩外傳）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下有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三句茲刪之）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下有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三句先儒以為誣罔茲刪之）欲往子路不說然

亦卒不行

論語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巳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冉孺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曹卹少孔子五十歲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伯虔字子哲少孔子五十歲

又顏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按孔子畏匡顏刻爲僕事在定公十四年是時刻甫六歲安能供執轡之役且彼文云昔吾入此由彼缺也謂陽虎暴匡時刻先爲虎御故及於難事在定公六年是時刻尚未生更覺難通疑五十乃十五之訛因別無左証故仍從家語而附識於此

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亦定公十四年事即此足徵少孔子五十歲之不實

又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庚子 九年（陳湣公曹伯陽元年） 年五十一 為中都宰（江氏永曰世家敘宰中都於陽虎奔齊之後歷聘紀年在五十一歲是定公九年也）

左傳夏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執陽虎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家語相魯解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一作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辛丑 十年（鄭聲公元年） 年五十二 公會齊侯于夾谷攝行相事（胡氏寅曰以春秋考之定公十年會齊于夾谷孔子以中都宰攝行相事愚按春秋時相必以卿孔子以中都宰相故曰攝後儒考古不明以此為相國之任而謂孔子為卿誤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刧魯侯必

得志焉齊侯從之孔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某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穀梁傳〕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此說頗爲後儒所疑然史記家語具載其事未可斷其必無故錄之齊

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
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公羊傳〕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
三月不違二語又見十二年傳疑在彼者爲得其實齊人爲是來歸之
壬寅十有一年年五十三爲小司空按家語於中都宰下明云一年四方則之又云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則爲司空應在是年史記世家以爲司空司寇與中都宰並繫於九年朱子論語序說從之非是他本繫之十年亦未核又孟孫爲大司空故知此是小司空弟子公孫龍生
〔家語相魯解〕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
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
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
十三歲
癸卯十有二年年五十四爲司寇與聞國政三月魯大治按魯司寇掌盜賊刑罰之職向爲臧氏官權亞三卿故孔子爲之三月大治若使早任則魯早治矣他本繫之十年非是茲正之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
費公圍成弗克郈費皆墮而成獨不墮三家有異志國事不可爲矣卽此已伏去魯之根
〔韓詩外傳〕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
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
堪公曰不妄

〔家語相魯解〕由司空爲大司冠閻氏若璩曰侯國司冠無大稱史記家語俱作大司冠非是愚按孔叢子有餼粟千鍾事疑在此時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又始誅解〕孔子爲魯司冠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正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衰榮衆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此事或疑其僞因相傳已久存之

〔又〕孔子爲魯大司冠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冠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

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嘆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敎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何者上敎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敎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又好生解〕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又子路初見解〕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當作桓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

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又相魯解〉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 據左傳此是孔子爲司寇時事家語繫之爲司空時非是

〈又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愼氏者妻淫不制有愼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尙忠信女尙貞順四方客至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又禮運解〉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旣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而有記焉 以下備載禮記茲不錄

〈又曲禮子貢問解〉孔子爲大司寇國厩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

有司故拜之以上數條不能別其前後姑以家語類敘於此

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家語謂成亦墮非是史記繫之十三年亦非

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

論語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論語中如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等章或以爲皆是年語因無切證槩不錄

孔叢子陳士義篇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孔子編年卷二

浙江書局刊

周善溥 張大昌 校

孔子編年卷三

溧陽狄子奇

甲辰 十有三年年五十五齊人歸女樂季孫斯受之三日不朝遂行按史記孔子世家以去魯在定公十四年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則在十二年皆失其實衛世家靈公三十八年孔子至衛當魯定公十三年茲從之適衛主顏濁鄒家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爲大司寇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

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
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
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
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
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玩此句則當時孔子必有以罪自引者孟子所謂欲以微罪行是也）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
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
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
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孟子〕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
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
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
固不識也

〔又孟子〕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
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琴操〕孔子去魯作龜山操以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
也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江氏典林以猗蘭操附於此下非是）

〔論語〕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

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閻氏若璩曰此蓋孔子失魯司寇第一次至衞時事以喪字考之正合當時情事愚按此説極有見存之又子適衞章説者亦以爲初至衞時語未見明證茲不錄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遂適衞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衞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衞人亦致粟六萬孟子云於衞靈公際可之仕則孔子斯時當必受職任事今不可考矣

又衞世家靈公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十二諸侯年表同

孟子於衞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衞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乙巳十有四年年五十六去衞按魯郊以寅月孔子去魯在春郊之後當在定十三年三月世家云居十月去衞則去衞當在是年正月將適陳過蒲蒲人止之按蒲人之止孔子以公叔氏叛故其事在定十四年正月正是去衞適陳之際故被其難仍返衞主蘧伯玉家月餘復去衞畏于匡匡在衞鄭之間孔子畏匡當在去衞適鄭之際他本繫之過蒲之前茲易之適鄭遂適陳按陳世家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正魯定公十四年也然不久仍返衞史記謂居陳三年非是又適衞佛肸召欲往不果將適晉臨河不濟乃還陬作陬操此卽昌平鄉陬邑也是時孔子實反魯故定十五年有子貢觀朝禮哀元年有吳使人至魯問骨節兩事明見左國家語後儒考古不審乃謂子貢先反仕魯而孔子在陳聞之又以此

（陬非魯之陬邑殊不可解）

〔史記孔子世家〕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此說亦未可信然世家所云後有隙疑即指此）居十月去衛（以下接畏匡事茲移於後）

〔又〕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此公叔戌也叛在是年正月見左傳）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曰（此下有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語茲刪之）吾甯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蒲衛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毋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心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公曰善然不伐蒲

〔又〕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

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此下有過曹適宋兩條按宋世家孔子適宋在景公二十五年當魯哀公三年茲移於後

〔又〕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事在定公六年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下有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二句謬甚茲削之

〔家語困誓解〕匡簡子以甲士圍孔子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某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某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此解圍之由也惟以爲之宋時事則不然茲節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

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此條似近戲然相傳已久存之）

〔又〕陳世家〕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十二諸侯年表同）

〔又〕孔子世家〕孔子遂至陳會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至陳去陳是一年以內事史記謂孔子是時居陳三歲殊失其實茲正之）

〔又〕孔子遂適衞衞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然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行

〔又〕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又〕孔子既不得用於衞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是時趙鞅未死不應稱謚疑有誤）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某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尙知辟

之而況乎某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陬操

家語作槃操

孔叢子記問篇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衞息鄹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翺翔於衞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按陬一作鄹見論語及左傳其曰之衞者蓋以自河反魯必由衞過也自史記索隱以此陬非魯之陬邑後儒遂謂孔子自晉反衞並未反魯殊屬夢夢

琴操槃操又名息陬操其詞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操予心悲還原息陬

水經注孔子適趙臨河不濟嘆而作歌曰秋風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此即歸魯之證

丙午　十有五年年五十七居魯

左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

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

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按此明是在魯觀之在魯言之爲孔子十四年反魯明證說者必謂子貢先反而孔子在陳聞之蓋泥於史記去魯十四年之說耳不知史記前後錯亂不可勝數固未可盡信也

丁未　哀公元年年五十八居魯

〔魯語〕吳伐越墮會稽在是年二月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好來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某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按此事又見家語辨物解亦云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仲尼其爲孔子居魯決然無疑乃史記世家與羵羊事類敘於定公五年殊不可解

戊申　二年年五十九適衛按莊子有再逐於魯語想孔子當日必又有所以去魯者今不可考矣衛侯問陳不對遂行　孫伋生按孔子卒時子思年十四當生於是年

〔史記孔子世家〕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

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夏衛靈公卒

己酉三年衛出公元年年六十過曹不容按過曹或在上年亦未可知因與之宋栢連互見故繫於此之宋遇桓魋之難按孔安國論語注以過曹之宋敘於去衛適陳之間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宋世家合正在是年他本繫之定十四年非是主司城貞子家司城貞子宋大夫之賢者孟子正以孔子當阨猶必主司城貞子故爲不失所主若已至陳則從容擇主又何足異凡以司城貞子爲陳臣者皆誤復適陳爲陳侯周臣陳侯周史名越當是所記之異孔子居陳最久爲陳侯臣容或有之或以孟子此句屬司城貞子說尤誤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又宋世家〕景公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司馬桓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十二諸侯年表同

〔家語賢君解〕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柰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某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某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

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此條語欠宏深疑出假託）

【文曲禮子貢問解】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乎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

【孟子】孔子不悅於魯衞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是篇南宮敬叔例得附錄然敬叔從孔子遊先儒疑之故不載）

【家語辨物解】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游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魯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當作湣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孔叢子嘉言篇陳惠公當作湣公大城因起淩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旣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惟君爾以上二條

雖無實年可考然孔子在陳惟是年爲可據故錄於此

史記孔子世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

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矣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

按康子雖召冉求然求與於陳蔡之阨其仕魯至哀十一年始見左傳是未嘗即歸也史記有冉求將行子貢送冉求等語恐非事實茲刪之又謂孔子歸與之嘆先在此時更未可信說見後

家語曲禮子夏問解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則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庚戌　四年年六十一　自陳如蔡　江氏永曰是時蔡遷於州來上蔡新蔡故地已屬葉公兼治孔子如蔡蓋就葉公也愚按史記蔡世家昭侯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是時蔡猶未遷也然謂哀公二年孔子至蔡恐非實錄故不從

史記孔子世家　冉求既去（句疑誤說見上）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

家語曲禮子貢問解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辛亥　五年（蔡成侯元年）年六十二　自蔡如葉　胡氏培翬曰世家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

自陳遷於蔡是哀四年也又云明年孔子自蔡如葉是哀五年也愚按世家謂齊景公卒之明年孔子如葉當在哀六年然其上云孔子自陳遷於蔡秋齊景公卒似景公本卒於哀四年者此史記之謬不足據也故從胡本

復去葉反蔡　是時孔子往反蔡葉容或有之然史記謂孔子留蔡三歲決無其事玆削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

〔論語〕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又〕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某曰是魯孔某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某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

〔又〕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

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以上二章史記以爲自葉反蔡時事從之

壬子六年齊晏孺子元年年六十三在陳蔡間吳伐陳陳亂絕糧按史記世家以絕糧爲陳蔡大夫發兵圍孔子朱子辨之是矣然謂是時陳蔡臣服於楚孔子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日俱考之未悉是時陳服楚蔡服吳陳蔡既相遠又不相能未嘗皆服楚也若論語以兩事合書乃以明孔子見機而作雖窮不悔不必其在一時也孔安國注以哀六年吳伐陳陳亂故乏食與春秋合家語及素王事記歷聘紀年並同茲從之

楚子救陳使人聘孔子將封以書社七百令尹公子申不可楚子卒乃歸按史記孔子世家以爲是年孔子自楚反衛十二諸侯年表及陳衛世家則云魯哀公十年自陳入衛朱子論語序說從孔子世家而於正名章集注則云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又與年表及世家互異孟子云未嘗有所終三年淹是孔子於歷聘諸國皆無連居三年之處今云六年自楚如衛十一年乃自衛反魯則在衛不止三年云六年在陳十年乃自陳入衛則在陳不止三年云六年在楚十年乃自楚反衛則在楚亦不止三年皆與孟子不合孔安國子在陳章注末有遂歸二字明孔子於是歸魯也左傳哀七年子貢即仕魯亦孔子自陳反魯切證謹備錄之以俟博雅君子

左傳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此孔子絕糧及楚聘孔子根由錄之

〔史記孔子世家〕吳伐陳楚救陳孔子在陳蔡之間（下有楚聘孔子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一段削之說見上）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下有與子貢論一貫章似非一時語節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告如子路（史記凡三覆述問語茲依家語節改）子貢曰夫子之道至

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興師本以救陳非爲

孔子來也特聞而聘之耳世家之言似未可信姑錄之

家語在厄解 孔子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作色曰昔者聞諸夫子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某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敗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衞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 餘與世家畧同茲不贅又有竊食一條語不雅馴削之

又困誓解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 注惡何猶言是何 夫陳蔡之間某之幸也二三子從某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

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孟子〕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孔叢子記問篇〕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又記義篇〕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尙德淸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

二三子以子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子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子之實也以上二條馬氏繹史繫之厄陳蔡後似乎可據存之檀弓謂孔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語近無徵不敢妄錄

家語致思解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埽地將以亨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有疾庚寅攻大冥

卒於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忘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史記陳世家湣公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據此則孔子與昭王往來皆在陳地並未至楚國都凡言孔子適楚者疑皆非實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按史記以此爲適楚時事姑從之

又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注云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

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
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孟子〕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即論語所記特文小變耳史記所記繫於去陳反衛之際以論語所記孟子繫於魯召冉求之後皆失其實茲正之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孔子編年卷三

浙江書局刊
倪鍾岼
張大昌 校

孔子編年卷四

溧陽狄子奇

癸丑七年 齊悼公 楚惠王元年 年六十四居魯

附錄〔左傳〕夏公會吳于鄖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鄖以吳為無能為也此條本與孔子無涉然是編於諸弟子之年皆詳記之則其事有歲月可紀者皆當以次類書後倣此

甲寅八年年六十五居魯

附錄左傳三月吳伐我故道險從武城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懲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

乙卯九年年六十六居魯

丙辰十年年六十七復適衛　夫人幵官氏卒江氏永曰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近世甘馭麟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非謂伯魚之於幵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說甚有理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於顏氏事當有之伯魚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爲喪出母乎愚按此條有功聖門錄之檀弓謂伯魚子思皆出妻俱不可信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出公八年孔子來衛世家同惟以爲自陳來則皆誤

又孔子世家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

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按左傳哀十一年孔子未反魯之前

冉有已爲季氏將則此問當在十年蓋從夫子適衛而先歸也或以此章爲在魯言之似未可信

又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又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孟子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郎出公公養之仕也此本統論孔子仕魯衛事附列於此其獵較一條不知何時不敢妄錄

丁巳 十有一年齊簡公元年 年六十八自衛反魯

左傳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

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論語孟之反不伐檀弓戰于郎兩條與此略同不贅）

附錄

（又）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又〕冬衞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衞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史記孔子世家〕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固之則可矣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記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

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此條雖不無可議然大半可采故錄之

論語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又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按史記以此爲自衞反魯時語今從之又師摯之始章疑亦在是時因無左證不錄

家語儒行解孔子在衞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衞衞將用之己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言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下接儒行全篇茲不錄又正論解有與樊遲論郊戰語與左傳及世家畧同故不載

又致思解孔子自衞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導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

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

孔叢子記問篇哀公使以幣如衞迎夫子而卒不能用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兹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

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士藉田以力而

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論語哀公問有若章疑亦是時語惜無明證不錄

戊午十有二年年六十九

左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此與上二條相連又爲下冉求聚斂張本故錄之

論語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孟子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附錄又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附錄（又）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論語太宰問子貢章疑亦是時語因無確證不錄）

（又）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江氏永曰此年未嘗失閏十二月火已伏其螽者時燠也失閏在明年季孫與夫子問答當是明年十二月螽事傳誤繫之此年）

（家語辨物解）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己未　十有三年年七十子鯉卒　弟子顏回卒

（史記孔子世家）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顏回魯人字子淵（下有少孔子三十歲六字今刪）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或作一非是）早死孔子曰自

吾有回門人日益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按許愼五經異義古者子死既葬則字而不名伯魚稱名其死蓋設言之鄭駁之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是實死未葬前也據此足徵淵魚之死先後不遠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又〕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又〕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以上四章自係一時之言若子謂顏淵章及哀公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兩章未必皆是時語故不錄

〔家語曲禮公西赤問解〕顏回死魯定公當作哀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

〔穀梁傳〕黃池之會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家語辨物解〕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

侯則侯卒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已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

庚申十有四年年七十一西狩獲麟作春秋　齊陳恒弑其君請討之不聽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子路死在獲麟後文特牽連言之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

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
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
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家語辨物解〕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獲麟焉折其
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孔子往觀
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
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
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孔叢子記問篇〕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
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
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其必麟乎視
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
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下布德將致太平則麟
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
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
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
麟兮我心憂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乃因史
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魯親周故
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

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某者以春秋而罪某者亦以春秋

〔孟子〕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附錄〔左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此時子路冉有同仕季氏凡論語由求與三家並見者疑皆在此時）

附錄〔又〕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

質民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論語司馬牛三章疑皆在此時

〔又〕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論語〕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王氏應麟曰左傳魯爲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諮算私記所略也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官未聞也愚按此條極允論語集注以左氏所云非孔子之言未免過苛又謂仲尼此舉宜先發後聞更宜商酌

辛酉 十有五年齊平公元年 年七十二 弟子仲由卒

附錄〔左傳〕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

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又〕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之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之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

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

〔家語致思解〕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柰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

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又〕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按顏淵卒於哀十三年郎以再期大祥言亦當在是年他本繫之十六年非是

壬戌 十有六年 衛莊元年 公年七十三夏四月己丑卒 杜氏預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江氏永曰四月己丑當爲十一日時魯歷與衛歷不同蒯聵入衛事傳依衛歷在前年閏十二月而經書此年正月己卯是魯歷前年不置閏故此年正月有己卯四月有己丑杜氏云云非也愚按傳在前年經在本年此從告之故春秋多有之未必魯歷與衛歷有異也且如杜所云則己卯是正月朔日如江所云則己卯是正月晦日竊疑衛亂在前年閏月而出公奔魯已在本年正月故續經書之如是二家之說以杜爲長

〔家語曲禮公西赤問解〕衛莊公反國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

之上則猶賓之也而某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閒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又〕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又〕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又〕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

〔又〕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又〕魯哀公誄孔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或云尼父蓋孔子諡）

〔左傳〕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公誄之曰閔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

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家語終記解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二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棺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孔庭摘要是年六月初九日葬泗上與夫人幵官氏合墓皇覽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屬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後錄孟子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

家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年五十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張氏璿曰按高氏子畧孔甲問答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語則孔子時子思已長矣然孔子卒時距穆公之立已逾七十年則六十二豈八十二之誤歟愚按子思之年雖不可考然以魯世家核之決不止六十二歲張氏之說或可從也嘗困於宋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順一作愼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順生鮒字子魚後名甲著書二十餘篇名孔

叢子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漢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傅今本作太守鄭氏環曰長沙國有太傅無太守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孔庭摘要作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疑悞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孔子編年卷四

浙江書局刊 倪鍾祥 張大昌 校